

一大早,大儿子本和爸爸开车去上大学了。

在开往学校的路上,本和他爸爸特地到我上班的地方来道别。本的眼神不舍、期盼,又故作沉着。我一下子冲到门口,想把他抱在怀里,头却只到他胸口,像抱住了一匹大马,不禁泪流满面。他微笑着强忍深情,拍着我的肩膀:“好了,别像小孩子一样,才两个小时的飞机。”

回到家,家门口本的丰田车位,留下了一大块空地。家里一瞬间空洞了很多。我站在本像被龙卷风袭击过一样凌乱不堪的房门口,眼前浮现出那个胖胖的小男孩,挥舞着藕节般的手臂,呼唤着“妈妈”,嘎嘎笑个不停。难道他真的离开了家的港湾?难道他的卧房将要变成客栈?

孩子长大成人,也是家长成熟和修行的过程。本虽然上了他自小就心仪的大学,但一路走来,是欣慰也是辛苦。

当年本出生时,像所有的新父母一样,我们为他的未来制定了宏伟蓝图。每日对其诵读经典名篇,育儿著作拜读了不下几十本,教子讲座更是踊跃参加,延颈鹤望一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然而本终究只是我们自家的孩子。

五岁时,本的学校开始教拼音,让家长在家巩固课堂所学。任凭我手舞足蹈并

极为夸张地用嘴形和手势提示“C”“A”和“T”的发音,本还茫然且紧张地看着我,仿佛我在演一出令人费解的黑色幽默剧。边上三岁的小弟弟不解地看着哥哥再看看妈妈,脱口而出“CAT”。本顿时一愣,随之委屈地嚎啕大哭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我和本每天一起练阅读一个小时。在本六岁

上学季

李青原(美国)

时,他虽然读不出字音,却自成体系地学会了阅读,自此书不离手。然而拼音和写作终成其疾。

三年级终考,要求写三百字的作文,他一开篇流利有序,但写了两行,笔锋一转,竟抄起了贴在墙上的课表,“语文、数学、艺术、体育、历史、活动”洋洋洒洒抄了五十遍凑成三百字大作,令老师哭笑不得,让父母瞠目结舌。

学校每周有一次拼音测验。我以笨鸟先飞、愚公移山的故事鼓励本:“别人拼五遍就会,我们有困难,那就拼十遍,二十遍,五十遍。”但二十分钟下来,本委屈得泪流满面,我更急得面红耳赤。最后拼音辅导不得不在分贝渐高的叫嚷和哭泣声中草草画上句号。

我求助于有几十年教学经验并在国内开办过国际学校的校长。校长问:“本长大以后想干什么?”我回

答:“工程师。”校长一笑:“他又不当作家,不需要在拼音和写作上较真儿。水到渠成的事,不要逆而行之。”从那之后,我们对他的拼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本的拼音水平先是悬崖勒马,然后悠悠缓缓、举步维艰地上行。但我和他爸爸也强忍着,不敢多给他施加压力。

好友女儿品学兼优是典型的别人的孩子。我有意无意让本拜读其作文:“看看国内学生的英文多棒。”话音未落,本脸一沉:“妈妈,每个人都不一样。能不能不要和别人比较?”我赶紧反省,道歉,保证,把那所谓的宏伟蓝图弃如敝屣,不再参与各种成材讲座、群聊。

本的高中为他选择了一所有辅导阅读和写作的语言专家的学校。学校根据每个学生的进度和特点制定了不同的学习计划,重视学习管理教育,提倡学生扬长避短。本如释重负,掌握了论文技巧和模式,写作虽不易,但他不再焦头烂额。本有了时间参加喜爱的冰球和山地自行车运动,信心备至地投入到热衷的理工科目。四年中,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,明确了学习方向,成绩稳步上升,对自己和未来增加了信心。

电子邮箱“叮咚”一声,出现了本刚写的一封信,虽有错误,却已寥寥。人生漫漫,阴晴叵测。愿我儿平安,健康,乐其所长,足矣。

七夕会

从1978年开始,我拜师习武,几十年来,拜了不少师傅,练刀、剑、拳、峨眉刺、匕首等,光是剑,就有单剑、双剑、对剑、拂尘剑、长穗子剑等,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双剑《虞剑》,那是根据梅兰芳唱的《霸王别姬》编排的。

清晨,在襄阳公园的人群中,一个个子不高,微胖,年逾古稀的老太太,正在义务指导人们的早锻炼,她就是杨顺华女士。只见她舞起剑来,体态轻盈,步履稳健,剑法娴熟,无论是刺、劈、旋转,都非常到位。大家纷纷向她请教,她总是热心加以指点。

忽然,杨师傅喊:“小张,你来做做看!”“小张”是位男同志,至少也年近花甲。杨师傅对小张极为严厉,一会儿叫他挺腰,一会儿叫他手伸直。小张面红耳赤,认真地纠正着,直至杨师傅满意。小张说:“这是杨师傅的风格,叫作练‘三心’,就是要把病赶走的信心、坚持不懈的恒心、把剑术学到手决心。”

杨师傅原在市长途电话局当话务员,年轻时患有好几种疾病,面色憔悴,

从练《虞剑》说起……

丁言昭

体力不支,不思茶饭。1962年退休后,20年如一日地锻炼,现在一套剑练完,她心不跳,气不喘,令人佩服。

这天,我看到杨师傅在教双剑《虞剑》,非常美,情不自禁地在旁边也学了起来。她大概看到我学得很到位,就让我到第一排。没过多久,我学会了,可是杨师傅因为身体原因,不来了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与小伙伴们天天练这套剑,伴着录音机里放出的录音,那是梅兰芳唱的《霸王别姬》,练得好开心。

不知哪一天,我发现围观的人群里有位男士,大约已有七旬,可是腰背挺拔,双目炯炯有神,一看就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,这时有人过来给我介绍道:“这是严华先生。”我一听大为惊奇,“严华”不就是著名演员周璇的初恋情人吗?他也是周璇的启蒙老师,他们1938年结婚,因互相猜疑,产生误会,1941年离婚,太可惜了。

严华住在华亭路,离襄阳公园很近,怪不得他经常来。他和一些朋友唱京剧,练嗓子,切磋技艺,听说他在家也经常有京剧沙龙,和一些名演员一起聚会。我看到他正在认真地

看我们舞剑,于是我停下手上的剑,上前说:“严华老师,您好!您能不能为我们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?”“行啊!”他非常爽快地答应。我们立刻拿着剑走进场子,站好。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,解君忧闷且落座,赢秦无道把江山破,英雄四路起干戈……”听着严华老师唱这曲子,虽然不如梅兰芳那样中正平和,雍容华贵,可也非常有韵味,充满穿透力,而又圆润甜美,特别是最后一句:“宽心饮酒帐帐坐。”那拖腔真是一咏三叹,悠扬隽永。我们舞的剑也照样掀起高潮,从起先的“麻姑拜寿”“踏步埋伏”“贵妃醉酒”“卧观北斗”……到最后的三个点步翻身,然后一个亮相,收势。周围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,我立刻奔到严华老师身边,向他致谢,他说:“要谢谢你们,练得那么棒!”

那时,我天天早上6点到公园去练功,碰到严华老师就请他为我们唱《霸王别姬》,可是后来他渐渐来得少了,再后来也就不来了。多年以后,从朋友处知道,他已于1992年去世。

年龄真是一把无形剑,我的两位亦师亦友的可敬前辈朋友先后都离我而去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長,我也刀枪入库,《虞剑》也停练了。

养育

我妈每次聊起外公对她的爱,总说:“阿拉爸爸欢喜我,出差帮我买了只粉红色颜色的塑料袋,还蛮考究的,上头印了一朵花。我老开心的,神兜兜拎了去学堂,书包也不要了。”

我奇怪,便问:“塑料做的,算是什么时髦的好东西么?”

她说是的,那时塑料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挺少见,所以稀奇:“他还帮我买过一件小雨衣,也是塑料布做的,弄堂里向别的小囡看到我嗲瑟了,着了雨衣走过来走过去,都讲:‘哟,褂只黄毛又来了!’”

原来,全世界塑料的产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不高,我们国家更少。虽然塑料如今是“廉价”的代名词,人们甚至拿它形容不值钱的感情,但在历史上,它可便宜,而且与时尚息息相关:最早用来代替象牙做台球,后来又用来制造发梳、电影胶片、烟斗、眼镜架、旅行箱、人造珠宝、收音机和电话的外壳等等。当尼龙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时,时髦的姑娘都想拥有一双尼龙丝袜。

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,人们无暇也无钱,工厂更是无力顾及民需。战后,随着石油的大规模开采,这种又轻又防水、延展性极强的新材料开始逐渐进入日常生活。它很容易被做成各种形状大小颜色的东西,既可以变得很软,也可以变得很硬,而且性

能稳定,不怕酸碱。

有点年纪的或许都记得,家中老人是如何珍惜每一个塑料袋,总是藏着不肯扔。这还真不是囤物癖,只是因为成长于物质稀缺年代,塑料还很少见,很多东西都被重复使用,比如我小时候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,大都来自回收家里的啤酒瓶、旧报纸、易拉罐和塑料袋之类。后来我住在德国,发现处理这些东西不但不不能卖钱,还得倒贴钱——你能想象我的痛心疾首么?

从70年代末到如今,我国塑料产量不到百万吨,跃居全球首位。现代人生活好了,怎么方便怎么来,因为便宜实用,塑料于是成了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东西:包装袋、水瓶、外卖盒、瓶盖、吸管、保鲜膜……据联合国统计,人类生产的全部塑料中,一大半都只用到一次就被扔了。塑料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:我记得小学时的上海,无论买糕点还是买话梅烤扁橄榄,商店里用的都是牛皮纸袋,少量的话,店员就会折一个三角纸包;我也记得长大了,菜市场买菜都会送塑料袋;再后来,我坐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去奶奶家,沿线放眼望去有无数只白色垃圾袋,我奶奶那里干脆就把塑料袋叫作“方便袋”,便宜得跟不要钱似的。

塑料十分耐用和耐降解,但也是这两种特性,让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大自然完全分解。如何解决塑料垃圾污染是目前面临的重大全球环境问题之一。大多数塑料制品永远不会完全消失,只会分解成小碎片。这些微塑料颗粒可通过呼吸和饮

食进入人体,并富集在我们的肝、脾、肾、肠、胃和血液中,科学家甚至在母乳和婴儿胎盘中都发现了微塑料!

科学家用了种种办法,想把人类不断制造的塑料垃圾降解,但他们发现,其实最好的办法,就是尽量少产生塑料,以及回收循环再利用。

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和扔掉塑料,却从没想过它们会去哪里。也许不仅仅是塑料,任何东西都是这样:过犹不及,太多了还不如没有,但完全没有,我们就会又过回原始生活。塑料是如此好用,既然费劲地发明了它,就不可能摒弃不用。那怎么办?答案取决于每个人。

“齐国”的别解

张大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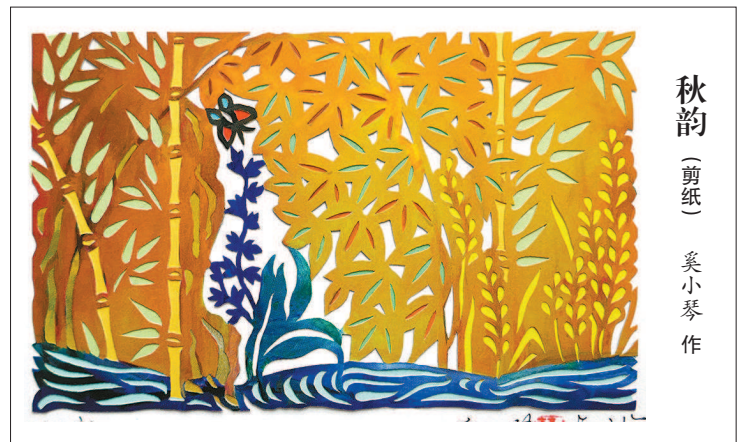
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中,写邹忌同“齐国之美丽者”徐公比美。

“齐国”一词,除了表示国别,还别有一解:徐公已是齐国国家一级的美丽者。

但是,邹忌的妻、妾、客由于偏爱、畏惧、有求于他,都把邹忌夸赞比国家一级的美丽者还要美丽得多。

邹忌使用他所受蒙蔽之深来类比齐威王所受蒙蔽之重,果然使齐威王迅即清醒。

而邹忌对“齐国”一词别解的领悟,当以他的自知之明为前提。



秋韵(剪纸)

奚小琴作



有情风万里卷潮来,无情送潮归。问钱塘江上,西兴浦口,几度斜晖?不用思量今古,俯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,白首忘机。

记取西湖西畔,正春山好处,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,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,愿谢公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,不应回首,为我沾衣。——苏轼《八声甘州·寄参寥子》

苏轼这首《八声甘州·寄参寥子》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(1091年)。参寥,僧道潜的字,以深厚的修养和清新的文笔为苏轼所推崇,曾被赞为“释门之表,士林之秀,而诗苑之英也”(陈师道《后山集》),与苏轼过从甚密,结为莫逆之交。元祐六年(1091年)苏轼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,将离杭州赴汴京时,作此词留别好友参寥。

此词起势不凡,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,无情送潮归”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,既有超越,也有悲慨。风卷钱塘江潮“有情”而来,却终“无情”而归,宇宙万物均是如此,潮来潮往,究属“有情”还是“无情”?“几度斜晖”的发问,又写出天上日照之无情。就在“钱

塘江上”“西兴浦口”,经历了多少次的潮去潮回、见证了多少次的日升日落?地上潮水无情而归,天上夕阳无情而落,可见天地之无情,万物之无情。“不用思量今古”,不必说千百年来古今之变,“俯仰昔人非”就在眼下的新旧党争之中,转眼间多少人

被贬谪、又有多少人被起用,这又是人世之无情。面对天地之无情、世间之多变,词人却跳宕一笔——“谁似东坡老,白首忘机”。谁像我东坡,虽然年岁已大,却能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。“忘机”之典,见《列子·黄帝》“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,每旦之海上,从鸥鸟游,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:‘吾闻鸥鸟皆从汝游,汝取来,吾玩之。’明日之海上,鸥鸟舞而不下也。”捉鸟之心,就是机心。这里说苏轼忘却世俗的机诈之心,俯仰天地,纵览古今。而这种达观的思想,是建立在前面得出的“一切无情”的认识之上的,因此,东坡之“忘机”,更带有深刻的了悟性。

词人上阙虽参透了古今万物,表达了自己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

之态度,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,更做不到忘情。苏轼对生活的爱是执着强烈的,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。“记取西湖西畔,正春山好处,空翠烟霏”,回想起自己在西湖与参寥子饮酒和诗、饱览春山美景之惬意,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——“算诗人相得,如我与君稀”,以“诗人”称参寥,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,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,是其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。这位参寥子也与苏东坡肝胆相照,相交至深。苏东坡知徐州,参寥子相随而来;苏东坡贬黄州,参寥子千里寻友;苏东坡守杭州,参寥子又来与他相邻结庐;苏东坡贬岭南、海南,参寥子又欲前往,终被苏东坡劝住。如此同甘苦、共志趣的遇合,着实是千古难求的。

“约他年、东还海道,愿谢公雅志莫相违”,“谢公”指晋朝的谢安,当年曾在会稽东山隐居,这里表现了苏轼归隐之志的坚定。据《晋书·谢安传》记载,谢安虽为大臣,“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”,“造讽海之装,欲经略初定,自江道还东。雅志未就,遂遇疾笃”。谢安

在世时,对外甥羊昙很好。安死后,其外甥羊昙“辍乐弥年,行不由西州路”。某次醉酒,过西州门,回忆往事,“悲感不已”“恸哭而去”。苏轼当时被召还,且被委以显官,但他“白首忘机”,说自己有“谢安雅志”,借这一典故安慰友人:自己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,使老友恸哭于西州门下。这里的“愿”“不应”,全从自我的情感落笔,写得十分悲慨。

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,意境浑然。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,表现人生空漠之感,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,使人唯觉气象峥嵘,而毫无颓唐、消极之感。郑文焯《手批东坡乐府》评赞此词说:“突兀雪山,卷地而来,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,添得此老心中十万甲兵,是何气象何雄且杰!妙在无一字豪宕,无一语险怪,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,所谓骨重神寒,不食人间烟火气者。词境至此观止矣!云锦成章,天衣无缝,是作从至情中流出,不假熨帖之工。”堪为的评。此词虽含迟暮之感,却平和醇厚,即使有牢骚也绝无剑拔弩张之态,写得委婉含蓄、意在言外。苏轼那超旷的心态,那交织着人生矛盾的悲慨,均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。

